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半軒集

目録

卷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傳熊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　駿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賛

謄録監生臣張鴻恕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六

半軒集目錄　別集類五　明

卷一

賦

箴

頌

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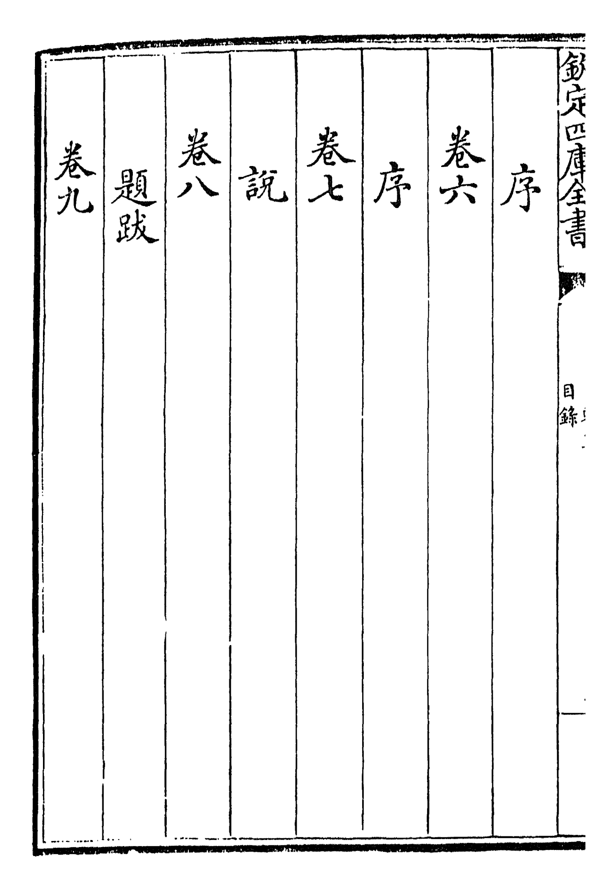
辯

喻
擬
贊

卷二

銘
論
策題
書

文
引
雜著
卷三
記
卷四
記
卷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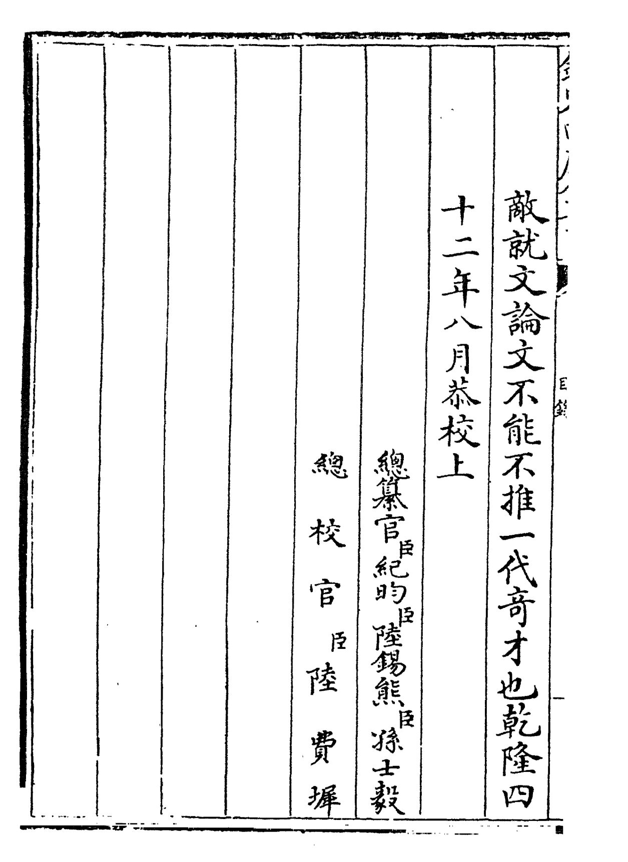
序
卷六
序
卷七
説
卷八
題跋
卷九

墓誌銘
卷十
詩
卷十一
詞
卷十二
方外雜體文
補遺

方外文補遺

臣等謹案半軒集十二卷明王行撰行字止仲長洲人少授徒於城北齊門洪武初有司延為學校師後館涼國公藍玉家玉薦之太祖得名見玉誅行亦坐死同時以黨禍誅者惟行與孫蕡最有文名然蕡特為玉偶題一畫無所攀援於其間其詩今在蕡集中亦别無假借溢分之語而行則性喜談兵當元末

兩浙兵起時嘗黙坐籌其勝負與所親言之恒百不失一二益以自負及藍玉延之課其子遂數以兵法說玉頗與密議又與道衍深相投契嘗告以盡有所待不當以其法老蓋負其桀黠之才有不肯槁死牖下者故其所作往往踔厲風發縱横排奡極其意之所馳騁而不能悉歸之醇正頗肖其為人詩格亦清剛蕭爽在北郭十子之中與高啟稱為勁



敵就文論文不能不推一代奇才也乾隆四十二年八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半軒集卷一

明 王行 撰

賦 箴 頌 辭 辯 喻 擬 贊

隱居賦

古之人有喜寂而憎囂病雕而安朴者敝屣軒乘唾視絓組弗移於巨室之富弗撓於王公之勢弗下於后辟之尊歘然而遐舉漂乎其高邁如風如雲即之而罔從底之而莫至也於是彊名之曰隱中世以還

完質浸壊假隱而章資隱而華賓隱而實耀者駢比隱之名始病矣南山屠處士屬時艱危因潛其德抱一而幽處悼淳風之就漓惟古道之是慕予甚嘉之因為著隱居賦其辭曰

大道邈乎其寥閴兮何斯世之多遭始局蹐而錯選兮卒紛綸而糾纏肆澆風之彌競兮朴玆離而不完懿夫人之孤矯兮抗靈風而高騫日止息乎岑蔚兮架崟嵌而崇構欐木蘭而楹杏兮褰薜蘿以重覆甄雨風之可

待兮迺形軀之是休弗暑寒向塞以自蔽兮奚繚垣之足周鶴翻翻其忽萃兮或鳴鹿之呦呦睠羣芳之炫春兮擷嘉英於素秋羲娥亟超而疾騖兮四運迭趨而莫駐晨顆丹而可美兮暮葳黄而可懼爰凝神以葆真兮斯含和而茹醇溉金華以植靈根兮漱玉池之芳津謂道可靜悟而不可躁得兮時可安而不可為弗矯焉以翹翹兮弗塊兮以蚩蚩歎儀鳳之寥寥兮傷鳴韶之竟息倏遐舉以幽潛兮又寧俟夫終夕笑彼汩夫埃𡎺兮

若羽濡之莫振守責之弗吾宥兮亦憂并而患臻靡道腴之可味兮是擾擾其曷去能相角而技相高兮匪予衷之攸素組吾嬰而可税兮馬吾羈而可捐聊相從以容與兮於以全吾之餘天亂曰泰無塞兮荃其藏甯獨處兮不渝芳爾欲求兮遠周章茍得之兮憂則忘紉而佩兮緝而裳斷終焉兮以相羊

別知賦

天蒼蒼其正色兮曾何有乎晦明惟玄雲之閡閡兮斯

下睇之瞢瞢矧大塊以噫然兮野馬羣驤而上征日月忽其從縮兮五緯紛其錯經世棼綸以緯縺兮物相乘而相搤葉蓊蓊以于堂兮蕭蔓蔓而為薄蔥華亟歛其滋兮桂恐偕零于飛藿大濩寥寥而絶奏兮又安用乎笣簧醜九苞為愧德兮翬何所售其文章嗟亹亹之弗喻兮競抒情而擅長汨霜霰之交披兮迺掣肘之巨芳與其忸忸而復瘖兮寧先幾以遁藏且事有殊而不異兮物有徼而可則也隱所以完夫豹兮屈所以伸夫蠖

也此予之默默以靜俟兮自以信之非惑也紛總總以為執墜兮獨大人之貞得也予始潔修之是慕兮荃不拒兮以不賢謂需卓卓之行方兮仍逐逐而智圓遊義塗以容與兮處仁居而泰然懿茲言之擦道兮顧行之而不違諒安時以德耀兮抱其全而弗虧甫切偲之是賴兮倏告予以別故駟飛鳴而驂驂兮指東南而遐騖鶉犇犇而孤跱兮鶴徘徊以鳴悲恍予志之若失兮愁予心之不夷心不夷兮奈何悵臨風兮浩歌歌曰山川

莽蒼兮長路漫漫淒其雨風兮凝陰沍寒行則甚勞兮居孔安傒夫人兮遠何旃吁嗟乎往不我將兮止不我然為我遄歸兮無淹歲年

來月樓賦

莽無垠兮太清離離錯陳兮宿與星寒冥兮灝氣凝皎東方兮浮玄精海洋洋兮大波澄廓四表兮同一明我居敞兮達四扃月之來兮皓以盈既窅窕兮邃入亦徘徊兮孤停鑑薄帷兮射彩度曲房兮流晶雖盈虧之有

變終莫掩兮虚靈援嘹嘹兮遠響鶴噭噭兮交鳴篁稍
稍兮焱戰光泛泛兮露零夜何其兮將半條斜漢兮西
傾挹靈輝於丹府蕩浮競之煩情謝埃氛之下迹超雲
卧兮天行世紛紜兮萬物一非予之所營惟清景兮獨
得擬豪華兮孰勝宣衆遺兮我取邈無人兮繄爭

眠雲賦

聊因余之閒暇散幽趾於巖扃時青陽之甫霽正白雲
兮始生乍紬繹兮縷細稍揄揚兮素輕出深谺之怒歕

度長林以柔縈㛂乃高步遐登觀其狀態匪一坎之孤興乃千峰而共會如掀如垂如奮如息若輪而旋若艘以載立摇摇之懸旌翼亭亭之高蓋或為鳳兮俄為龍倏成虎兮忽成兕方逸獸兮原馳奄驚禽之煙逝渾渾兮湯湯淵淵兮濊濊濤鼓雪于崩川水激湍於奔瀨殘飄斷舞與皓鶴以偕來薄翳微涵失瑶芳之所在於是陶節告憊謝屐訴疲拂紫笞之文蔦褰翠薜之修帷悟莊生之幻理與周公以為期彼氤氲而不化復窈窕兮

相隨離披兮感同裯於重覆繚繞兮疑入幕於層圍矧動蕩兮漂流欲浮躬兮汎體游漾温湯之源泝泳清沂之涘承流沫於呂梁轥雄潮於浙水漸朱光之麗正覺氛沴之消除渙爾雪融而氷釋霍然葉掃兮焱驅廓青天兮萬里恍六合之開舒嗟夫變易難常推遷靡間時因景以見新景因人而知變人爲景而相移景非人之能戀紛世態而常然詎玆變兮獨眩惟所值之不齊異憂懼兮欣怨置勿念兮復何言緊寤歌兮申歎

墨芙蓉賦

煙靡靡兮朝陰水渺渺兮夕深儼幽姿兮爰飾度秋鏡兮初臨既霜寒之解拒復歲月之能任噫胡然哉是豈服玄丹而不化駐顏景兮于今也耶

畫菜賦

膏雨云霽春陽載妍彼生物之欣榮繄嘉蔌其競鮮碧冉冉兮雲湊青遙遙兮霧連苞翠葆以萌土色綠房而貯煙含素英之璀璨茁頳芽之曲拳或螢虎兮罥絲亦

蝓牛兮畫涎盈暮擷之傾筐登晨餐之瓠盤嚋何攄夫妙思貌兹形而與傅羙豪縑之假質迺神聚而天全雖學圃之細微非哲人之所賢苟啗是而有為吾胡為而舍旃噫吁嚱夭夭者華妍媸孰加伊秀則麗伊實如何玩斯圖而永慨而有得其意於粉墨之餘也耶

東野草堂賦

葺茨宇于東墅兮聊違囂以離喧攬虞罔之朝翠兮挹綫浦之秋煙華竹隱跡枌槐蔭軒户有賓屨牖有朋樽

琴瑟左張圖史右陳時乘暇以自放兮亦以怡情而養神濯足兮臨流晞髮兮朝暾飛繳罥羽設緡罣鱗樊遲兮護葯分庭兮樹諼來游兮來歌出入兮旦昏不致縻於好爵足自得於天真褰高居兮何累豈所謂無懷氏之民與

節婦賦 有序

温陵陳節婦壯喪夫守義著卓卓之大節太原王行為作節婦賦於乎古之人有賦寡婦者已然寡婦之

賦賦其情節婦之賦賦其義以義制情情有不足言者矣

厥惟生人元化粹靈陰陽合并奇偶乃成天倫肇初本由伉儷有典有常人道斯貴夫婉于君妻之曰齊一適不二再醮匪儀衞姜之貞君子彼韙前修令猷遺武堪履王澤既竭衆禮蕩然詎乏紹之孰迈其原維姜之倫乃或時見於誠降東治亂靡閭淮陽祀陳譙郡存曹然諾既洩婦節以高出目示心解腕潔已寧不愛身義激

所使遥遥炎陬薄海之邦亦有其侶氏陳名莊于歸未久所天遠賈浮舶鯨波漂入番土歲行世移無聞及家恃失怙喪疇依以居蓋勤女紅以衣以食揆禮自閑拒勿使忒我儀儵迈茹荼亦忻豈曰舊姻載敬載賔俄唱羣謀復趨海路雲濤震崩竟以溺訃哀哉具喪揆度是遵遂舍遐荒謂曰有人煢煢處嫠瘁容毁服保育我孤蘄茂陳族令淑外聞厥德之修咸合而慕凱兹好述有彊委禽甘言悦之慨忼自誓莫或遂之字孤底成嗜學

向善幾三十年家日滋衍夫人所為固各有志曷克具完得彼失此吁嗟維莊天實相且獲全于義無傷厥軀伊人之良可稱孔有而此大節衆善之首易著咸恒詩始關雎删之賛之聖人慎諸慎之云何風教之原苟不是重人道泯焉嗚乎吾人見善宜紀爰脩信辭竢采于史

官箴

咨爾衆士篤學古道學成而仕以養以教教養事百各

司其官君令我施君祿我餐邦本弗固庶事用殘政不欲苛刑不欲寬寬則罔濟苛則靡安小惡弗為涓流成池片言可用毫末將拱禍既有胎德豈無種損贏益虧禁暴洩褻從諫勿咈然諾勿宿慾不可縱貨不可黷勿忽小人蜂蠆有毒勿輕小道輪輶可覆勿謂剛可長長剛者亡勿謂柔可履履柔者恥剛強有時柔弱有宜時宜克念願在深思勿恕而昏必恕而明勿清而窒必通而清毋循舊弊毋逆善名保此以行何功弗成人有恒

言為臣不易耄言輯戒勗哉有位

孝箴

人緊百行惟孝其首由本而枝實在父母古先聖哲遺軌可遵嬀汭有虞允也斯人頑嚚處尊傲復在下揆以恒情孰可堪者是則不然盡我當為已或有虧曷知親非暨不格奸克諧茲效振古而今獨為大孝希聖者賢曰閔與曾胡知其人孔孟攸稱自時以還希賢是士代不乏人光於信史其尤可喜必舜之師毋有後先孝無

等差漢包晉祥令聞庸著受虐愈謹被逐不去姑因二
者以見其餘勿待枚舉可徵三隅天理民彝終古無息
欲昧學明必由先式辭具我箴小子識之載誦載思以
淑爾斯

喻已箴

不審而動之謂率不思而為之謂易夫茲二者汝有之
乎蓋學焉而有之學迺弛言焉而有之言必違以之施
於身殆斯及以之接於人辱必隨其至也家而家傾國

而國殞天下而天下危矣噫是可畏也不可畏邪不知而不畏魯焉者也可知也知之而不為自棄者也不可告也今不絶汝以自棄罔矜汝以不知故告焉汝其思也邪其不思也邪

彀齋箴

學以至道猶射中的功成未完莫造爾極既完斯功如射斯彀持滿審固乃中之候始學射者志於彀焉求及彀時正庸勉旃學者學道以類於是勗之懋之毋怠厥

志先哲諭言以揭于齋夕睹晨瞻尚念之哉

用拙齋箴

拙有近於直巧或似於佞巧而不佞斯多能可尚焉拙而非直則踈陋而已矣矧夫心存衒巧固拙者之流而致能用其拙亦去巧無幾噫孰若拙其巧巧其拙以順吾性而不違於理也邪

圃箴

爾藩外修爾圃内治載勗爾勤所植斯遂喻兹事者可

語學焉內外交養厥功乃全圃與學與並行弗悖爰服是箴庶乎無愧

瞻松亭頌有序

魏國文正范公有舊宅在吴城之北隅宅有二松世傳公手植也其十代孫天章即松為亭名曰瞻松葢將因公之手植以致其景仰之誠也天章與行交問道其作亭之意行歎曰公之聲光昭于後世德澤被於子孫流於無窮者固不待松而後見也然行於松也則嘗有所

感矣公有言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能是言也有一夫不獲時予之辜之心焉天不欲令宋大治故小人之害公者衆公之執政也不久有其心而不得盡行于事仁人君子莫不為時惜之然亦知公之後必有能繼其志者矣公既薨公之子忠宣公果為相事業之隆有光前烈於是人皆偉公之義方所致而莫知公大存夫身後之訓也何也蓋公之舉動無茍然者其植松也豈茍然哉其必欲其子孫有儆於歲寒之義使無

變其所守之節也是以忠宣公勁正立朝屢折不撓終能使功名烜然繼公之後者是松寧不有助也况忠宣而下又皆以直道著稱于時不違先志則是松之遺訓其亦遠矣昔公之先時魏州王氏亦嘗植三槐於庭以三公期其後雖其言卒應然徒望之以禄位孰若公之以德訓哉故三槐之子孫極盛於當時而至今蓋尠見者兹天章乃能好學自修景仰二松如此益見夫以德訓其後者子孫必多賢也亭既成為之頌曰於巖斯宫

魏公之家公也莫從逝矣則遐於顯斯訓公遺於嗣丸
丸貞松勵爾窮歲猗歟忠宣是訓克遵碩德鉅才為王
令臣自是以來代有令聞則之度之罔愆于訓爰令嗣
人景仰彌篤有瞻于松載營載築築斯營斯新亭岐岐
允式是瞻前烈用熙

雲岫辭有序

吳朱立道氏以陰陽家相攸之術遨遊士大夫間人
之敬愛之者多矣番陽周公伯琦由侍御史謝事僑

居吳尤相與善間以小篆法大書雲岫二字貽之立道即以之自號屢來求攄其說予因而思之曰物之在天地間而能利夫物者斯良物也物有動焉有植焉而各致其用其有非動焉非植焉若他山之石者至觕厲也猶可以攻玉而成其美況巍峩之岑岣𡸣雲氣以澤物者乎譬諸人焉一才一藝無不為世所用況用之大者歘然能推一才一藝而廣之可以至於大猶一拳之石而具夫澤物之理也今立道之相

攸益欲人嚮吉背凶而已其愛人之心為何如推愛人之心而廣之仁斯不可勝用矣相攸云乎哉是雲岫之義也旣攄其義復繫之辭曰相攸義出詩韓奕章

巍巍竅窗穌絪縕靜之為用動所根動中復有靜者存天地大和乃化醇其出孔徼被無垠霑渥下土萬彙春要知人身玆可倫善端始萌實至仁充而大焉諒在人即物喻理非妄陳審能弘之斯道敦

園隱雜歌辭

陳留方君以常家吳興子城下而與别業之在白龍岡上林者皆以園隱稱某往來三者間登高臨深弔古尋幽之所曰龍溪曰仙人項曰石泉曰處士冢并上林白虎岡而六間謂予凡是六者有可悲可樂可泊而休可令人忘于世惜某也無文弗能歌詠以發之使可聞者泯泯願以請於君幸留意焉予聞嘉其志非徒謾遊者因使之道其名狀而為之著辭六其言龍溪波流漫平水色流瀸氣蒸蒸時乘陰而起

揆之以久豈有龍匿其深邪辭曰

可方兮可舟伊之濯兮伊之遊毋遊兮毋濯有龍兮伊宅雲之上兮澤下流毋龍之瀆兮於龍伊求

其言處士冢不知其姓名世代帷荒榛灌莽狸鼯為家上無新封宰木殘落子孫之絶葢久矣每釃酒弔之為泱然殞涕悼夫世變之難常而形神之易毀也辭曰

天廓廓兮高且明爾獨幽幽兮閟玄宮載尋爾世兮民

莫聞風淒淒兮雨雰雰逝不可復返兮夜不可晨千秋萬歲兮同埃塵

其言仙人項下陡上平雲樹交擁世傳仙人嘗憩于是天宇澄霽望之隱隱若樓觀變炫煙霞間式造其巔猶飄飄有輕舉意蓋清絕境也辭曰

巍巍丹霄奕奕絳宮靈欻翼轅羣真以降龍節右弭霓幢左控來不及迎去莫可從鸞引鵠翥山高水空

其言石泉在白龍岡之麓決石上注洼然而停餘溢

所漸草色光美人言泉出而方氏昌也辭曰

出之濡縷兮積之淵淵欲知其流兮斯視其根

其言上林壤地四平無長谷大山之阻民俗朴儉勤

於稼穡居是有桑枲之饒漁釣之樂慊乎其自足也

辭曰

黍穰穰桑肺肺蠶斯成芸復揭寒莫我加飢莫我莅桑

肺肺黍穰穰民所樂天之慶

其言白龍崗周廣萬尋羣山四抱髙林邃塢森直茂

蔚果實材章薪蒸篠簜當盛時計其所入幾古所謂素封者故近世恒高居自養希就禄仕為鄉先生之辭曰

嶪嶪崇邱兮屏嶂繚之坡巃嵸究究兮與水東馳峒谷嵚硿兮林木莽莽中之所殖兮陸海儷富嗟居之人兮復奚之慕生有養兮死有歸處則安兮敖以娱山中之樂兮不可獨只來者其誰兮吾將與俱

著辭已復請言之曰使勒諸座右以為山水之寵遂

書歸之

樹屋傭辯

申屠叟居太湖之島木質而不華自奉甚簡因樹為屋自處甚卑以傭自名于方仲子嘗候之與休高蔭之下客有羣而至者坐而問焉曰洞庭之間有樹其屋傭其名者非子也邪夫羽者集于林游者潛于淵號者叢而家蠢者壤而穴其常居垣以固其外屋以列於中堂於坐而室於寢人之常居也屋之於樹豈常屋乎好逸而

畏勞惡賤而喜貴疾卑而慕尊人之常情也自名以傭勞而賤且卑矣豈常情耶或應之曰吾聞之矣橧巢以居亦能遂其生也鉗馬之奴竟以成其志也屋哉傭哉胡不可哉傍之踞者曰嘻橧巢以居無宫室也鉗之為奴有所避也有宫室而無所避何為而為是乎蓋凡崇卑高下等虛名也朴陋莊嚴非實相也而乃滯有為之迹生分别之念非愚其病矣此樹屋而傭名者所以不自覺其卑又豈知其陋也或𩑦然於側曰斯言也空寂

之緒餘也彼固空寂之徒耶今因樹為屋儉之極也以傭自名賤之至也世有三寶儉居其一儉固能廉也然則儉之極也其廉之始歟高以下為基貴以賤為本然則賤之至也其貴之端歟言未既有笑者曰向固失之子亦未為得也子言清淨之糟粕也夫叟也讀古今之書修姬孔之業而空寂清淨乎哉凡人之修夫身也知之易而行之難自持以儉猶或流而為侈自處以卑猶或流而為驕既侈以驕去道其日遠矣易曰卑以自牧

則不至於侈矣傳曰儉以養德則不至於驕矣且爾見其因樹為屋而過於儉也不知其處之殊泰也見其以傭自名而過于卑也不知其自待殊重也自處之泰自待之重非有道者其能爾則其儉也卑也皆道也果傭云也哉樹屋云也哉於是衆論紛紜莫折其衷乃旅而興列而進以質于叟叟曰吾倦矣遂卧而不與言于方仲子亦弗能決詳其辭來告余因筆之以俟叩於叟焉

二王書帖辯

余嘗論右軍行書若所謂不思不勉而從容中道葢聖於書者矣人見其方圓平直無有為之跡而不知其未嘗偭夫規矩準繩而去之也學右軍者不於其規矩準繩而求之則亦非徒無益耳觀其父子之間可見故以大令為不得右軍家法者不可以為深得其法者亦不可特大而未化也歟鼎文嘗從余游好學書因之論如此然欲進於書舍右軍吾不敢以勉之

疑辯

讀經不可疑然疑在學者不可不辨也故疑則聖人之言不行不辨則聖人之意不明姑以二經言之孝經為孔子曾子之問答舊說為出於孔氏之書信矣然其引詩多非類分章亦謬妄可鄙朱子始疑而離析之經以明其綱傳以釋經文固昭昭矣然增傳之十二章所載殊無意義有以來臨川吳氏之删詆也吳導朱釋而稍加隱括為可憑也然世迨今不能行聖而有位者自堯舜至周公而已周公論為治之道備矣未嘗一言及乎

利武王受西旅之獒大臣猶駭而廷諍之不已聖人所為將為後世法一舉手投足未嘗不慎況定一代之制筆為全書宜聖人之所不茍也然周禮之於利何其言之若是其密也如金玉玩好之入王府良貨美賄之貢內帑山師川長皆使致珍異之物其汲汲於利雖小邦聚斂之臣亦不若是豈周公聖人之意哉其非周公之言決矣小子一髮之疑安得不辯乎

夷亭潮辯

吴婁江東流百廿里入海則海潮西上五十里抵縣崑山而止崑山迤西三十五里屬長洲邑地名夷亭自昔相傳潮至夷亭出狀元宋季時言屢應至正甲午歲當大比其潮適至隷郡二邑人交謂為邑士科第之兆明矣既而士之貢於有司者皆不第人相視盻盻然疑天亦戲謷于人或又疑兆於後科于方仲子為之辨曰潮之至與否適也至而應與否亦適然爾且潮之未至夷亭之年士固有取科第者矣彼又何所取徵邪以潮至

為科第之兆訊諸父老按諸郡誌雖可徵不誣然其言過於誕薦紳者不道也春秋紀災異而不書其故洪範推五事之得失必原諸人設士或學未究而業未就今徒責望於天是又惑之甚者予未之能默庸辯以釋之

眉喻

有用者常於無用者屈非以有用屈也有有用之心故屈也無用者非無用而不屈也無有用之心故不屈也葢有有用之心則怠怠則不習不習則至於無用矣無

有用之心則謹謹則習習則至於大有用矣今楊君號
眉菴是以無用自處也嗚呼以無用自處迺所以為大
有用者與

辨色喻

蠢動無目而不知色鳥獸有目而不辨色辨色其人乎
人而不能辨色盲者耳然則盲者其鳥獸之不殊耶不
然也盲者之於色雖不能辨假人則能辨能辨無亂於
色也奚類於鳥獸哉今夫白黑易辨也有白其黑而黑

其白者自以為視之明而不知亂於色也亂於色有目不如無目矣鳥獸乎人也有目而不如無目斯類於鳥獸已乎

規喻

為器之難莫難于為車以其方圓平直皆具也然四者之中方圓難而圓其尤難者葢方之用靜圓之用動靜有一定之安而動必周流而無滯茍圓有未至則凝澁膠礙轉焉而或戹之不足以致車之用矣圓之難為如

是而車之用也未嘗闕何也有規以為之藉也為圓而必藉於規規其至圓者乎規為至圓而其所由以圓者何所法也亦必法於規耳圓而必法於規則所法之規其圓蓋莫加焉是規也惟能取法於前斯能為法于後無異於人之學道也人之學道必有所師者異於常則其為師也足以法矣北郭王光菴先生吴中之碩師也其聞望德業蓋所謂為圓之規而張肯繼孟實師事焉凡其道之所宜知者繼孟無不以叩道之所宜行者光

菴無不以應也於是繼孟之所造日以深所得日以富所持日以嚴實日以積聲日以著為規之任日以歸其任其實既已臻輪扁之妙今將之徐氏之賓席則取法之者將益至致夫明體適用之功者將益成而所謂法於人者將益有徵矣於戲圓出於規而圓復可為規則圓之用無盡學出於師而學復可為師則學之傳不窮是皆以其成已者成夫物也以成已者成物則天下無不可為之器亦無不可行之道矣作規喻

畫竹喻

善畫者不求似非不求似也不迫於形似也譬之臨書迫於形似則薛道祖之按模脫墼矣今日乍晴瀾伯求寫雨意因費一池水墨形雖不似意實似之脫墼之誚不到我矣如疑此說當從米老質之

擬𤣥

永嘉余君唐卿吏圃執疏守漢隂之節迺名其居曰采大夫士製詩文美之者衆矣來徵余言余方讀太

玄因以釆擬玄一首貽之時至正乙巳孟秋朔也

一方二州一部三家

天圓陽象三木下上

釆陽肇厥施兆彙藉以資釆蒙其薁

行屬於木謂之釆者立春之節萬卉茁萌草最昜發

釆草類有養之道故謂之釆釆云初一日入營室四

度

初一霑之翯翯承天之澤

一水也天一生水其象性為釆行

屬于木賴水以生故言承天之澤

測曰承天之澤滋其培也

水土相應木以殖也

次二壤坼於曦被其藿葵溉之勿稽

二火之廢也火本為養以廢不能養反有損于木土生于火不受木制故言壤坼必資于灌也

測曰溉勿稽恐致瘁也

不制以水木必受傷

次三茁於豐本蔽䀵蕁蕁

三木之王也又在木世木尅土故其盛蔽䀵也

測曰蕁蕁之蓄類相遭也

水在木世象性為采故言遭類

次四盜朶頤循其藩無所亡

四金之廢也為盜為口故言朶頤為限隔故為循藩以廢不能盜故言無所亡

測曰遇盜無亡閑於初也

致其謹始之戒也

次五尸於圃慎攸取毋溺薾甘毋射荼苦乃貞

五土也為君故主于圃甘土味也故易溺苦火味也土之母故不可厭也

測曰慎取迺貞從欲斯危也

戒之至也

次六叔斬於沚惟薦之以無誠有戾

六水之廢也為宗廟故言薦凡五行之王者為君子廢者為小人小人鮮誠故多罪也

測曰薦而無誠戾之歸也

無誠則罪必萃

次七鼎而熟茹適於肉果翁之腹

七火也為竈故言鼎言熟為祖父為養故言果翁腹也

測曰茹適肉果翁腹飽其歡也

木為喜火為樂火在木世喜與樂并故言歡也

次八莛之碩有皖其實冥

八木之廢也有衰謝之道然在木世又為多子故其莛碩而實實之成榮則斂矣故言冥也

測曰皖其實冥孳諸內也

既成

上九時之隕籜其榮濯濯被霜如沃載庸為蓄

九金也金本尅木然在木世八之隣又為木象性為采木既盛矣而金以陰類處老陽之位故不能為厲所以其榮反濯濯如沃然物至于九則亦老矣故止可為蓄也

測曰被霜反滎不屈於時也載庸為蓄終克自拔也

不為所克能致于用也

芥舟贊

謂天地之大莫大也特語其形謂一塵之微莫微也徒論其迹莫微之微詎不能充廣於無垠莫大之大寧不可歛藏于微忽滯於形迹者不足與見不可見之妙拘於限量者烏可與造容無所容之域加大千於毫髮末覺其多納萬象於黍銖不為之隘惟拘無能喻之微而

向於言不可名之大然後為達人之觀至道之極也芥舟之號豈亦有見於是而假其稱以寓意乎若然則是舟也汎諸廣漠之淵浮於無何之澤亦不覆而不溺矣

晉光禄勳顔含贊有序

當司馬氏之東遷風俗既隳綱紀已墜士之侃然自信守道不回者無幾也而光禄勳顔公含乃能不溺於時持貞狥正予固已高之矣及觀其答馮懐之問迺知公葢汲長孺王休徵之儔也然長孺不屈於武

安侯卒為孝武所重休徵難晉文之拜亦既為魏元臣以公之賢獨不得大行其道果何如也耶使是時王導有知人之明急賢才之志登而庸之則其所為必能振頹而興靡逌視其老於未衰邀無留之之意其責安所歸乎或曰天時人事之變於時已極正君子隱藏時耳就令公復用其骨鯁忠赤將難容於時而致不測之患優游以終亦詎非其幸也雖然推公之侃然之心蓋非苟求幸免者誠能用公於大則太

宰之禍必有以折其姦謀而不至若是然也豈天之亂晉而靳於賢才之用也歟遂為贊曰

緊古君子曷依曷違忘人之勢道義是歸惟光祿公爰體於兹固持厥志佩佩弗移鄙夫小人末焉迺趨望塵以拜不愧公歟吁嗟公道莫克大顯孰任爾尤斯尊之淺道可欝也志可屈耶千紀寥寥淑可没耶

明月舟贊

明月在天舟在水以月名舟良有以月來舟中光洒洒

舟行隨行已隨已有屋臨波舟可凝舟自常流屋常止我聞名跡相假耳呼馬作牛桃作李堅白徒勞疲頰齒此屋此名非與是請君往問無言子

七賢圖贊

惟伊七君高迹邁倫放情任曠於酒得真劇談玄虚辭義錯陳謂彼禮度傷和敗醇遂令其徒千載欲親玆睹遺像邈慨斯人

雷雨護嬰圖贊

疾風斷途零雨漂靡有婦畏雷乃掩兒耳伊婦與兒知必母子苟非母子胡愛如是兒之云幼毋保護之母之老矣兒將何為凡爾君子再展斯卷是觀是惟緊學之勸

鬱林石贊

孫吳鬱林太守陸績仕歸無裝舟輕則泛江不穩也載是石以鎮之歸置所居門外人用稱之表其廉節石尚存予居吳門東北陬相去僅數十武旦暮見而

起米芾之敬仍贅詞贊之

載貪而歸名隨賂蹟黎航廉以入礬久無斁臣道若流爾克孤障萬古凜然盍拜斯文

牛監薄贊有序

宋石曼卿與僧秘演為詩酒侶一日謂演曰館俸清薄甚妨痛飲演曰當引一酒主人奉見有納粟牛監薄者高貲好義嘗語演甚雖薄有貲産而身迹塵賤慕師交友盡館閣名士或游奉有闕無恡示及演因

諭之攜謁曼卿令致官醪十擔為贄演為傳刺曼卿
問何如人演曰前所謂酒主人者也牛生亦精度詳
雅曼卿延與閣語演曰繁臺寺閣虚爽可愛久不登
矣生乃離席曰學士與大師果欲登閣預需下諭別
舍介繁臺之側正與閣相對容在閣迎候石諾之一
日休沐約演演戒生生如期陳具於閣器物殽核豐
潔冠都下石演褫帶高歌飲至落景曼卿醉喜曰此
游可紀以盆漬墨濡巨筆題云石延年曼卿同空門

詩友老演登生即拜叩曰塵賤之人幸獲陪侍乞掛一名以為華寵石雖大醉猶握筆沉慮無以拒之因目演演醉舞佯聲諷之曰大武生捧硯用事可也不免續題其下云牛某捧硯後歐陽永叔戲以詩云捧硯得全牛當時傳為佳事生于其流亦可謂善於振拔矣不獨竊餘輝於石演而又入歐公之賦詠非其自致如此令亦安知所謂牛監簿耶濳如子於此有慨因為之贊曰

才者天所畀學焉我之修天我既已一貧富非吾謀富來不可辭富去那解留辟如涷雨至水中看浮漚石演非不貧日夕醉始休牛生豈不富錙銖夜寘搜而我奚取之與世有不倖自拔泥滓足逍遥陟崇邱雖非已力至所攀異常儔不有縶臺書姓名存以不纎羽附鵬翼得遂雲天遊故令千載下詩中詠全牛茍徒事乃身孰辨誰與疇爰知名不稱没世良堪羞勝彼足自喻芻言斯令猷

讀書圖贊

瓊玉之瑩然者賦之姿春陽之煦然者氣如斯莊而不矜見其閒暇之度靜而匪懈若有深沉之思承灌木之嘉陰來靡靡之涼颸玩芳有蘭挹秀有芝而乃燕休也不釋於簡編盍將求粹美於聖賢之是師置此心於羲皇太古之上夫豈徒讀其書而誦其詩也與

天台陳太史像贊

台嶽鍾産吳城遷僑神清氷玉氣和絃匏漱六藝之芳

潤胄次儼羅夫星斗起八代之衰弊毫端倒捲夫波濤斂跡於滕國揚英於昌朝校勘東壁之府著述西清之曹傲睨區宇而覺隘凌厲雲月而愈高噫吁嚱若人也凝絶類之學術擅不世之文豪盖將延歷滋久而猶可想像其風標者耶

戶部滕尚書像贊

容之豐氣之充所操廉而秉忠當草昧嘗與殄妖沴際天造則克贊神功甘雨力祈蘇槁震霆莫及掩聰衷心

無愧由不虧臣之節史筆有定盍載其事之公

俞立菴像贊

氣充然而色温然是特其貌焉爾𢦤其冠而博其帶豈徒容而已哉至其讀古人之書不獨究其言修在已之行非惟事其外英妙之年翺翔于中朝而不有其榮遲暮之境落寞於江湖而不易其志者顧何人為相知抑幾人而能是乎雖然不事於外詎自以為能不有其榮曷求知于世此先生之所以為先生而君子當尊而貴

之也耶

茫茫道人真贊

以其貌而觀之則皆謂之癯也以其氣而觀之疑其內之腴也雖然吾亦不敢自是盍將叩之以究其何如也

蒼山真士贊

才之脩兮氣之昌學之邁兮文之光天之于君其允臧既不及施復厄於時獨胡為乎而靳於斯然觀人者不於其身於其肩前之靡兮後之振孰為是言緊道之經

嗚呼噫嘻子孫有徵

周處士遺像贊

身若不勝衣非弱也内既豐而外似約也言若不出口非訥也辭弗華而行斯實也緊厥有兮孔良盍藏焉而未試遘世路之失夷抱其全而以逝吁嗟斯翁遺容若茲儼姿儀其如在黯悒悵兮瞻思

東臯子真贊

其外之容若惰也而内究夫幽玄其偃而休非肆也聊

以適於自然和可餐兮醇可茹畬之充兮顛之痊芸芸者徒熙熙爾年豈所謂全己之天以全人之天者耶

李高士像贊

藹然其容烔然其瞳内養既豐外氣乃充其止也玩月華於秋水其動也看雲行於太空況乎學老莊而不泥其潔身之迹故能事軒岐而多成利物之功

周自牧像贊

觀其燕坐也若無所思聆其雄談也何贍於辭似不足

於魁梧之貌而有餘於溫潤之姿年雖高而氣不衰内既腴兮外若羸子盡歡于滫瀡又承志以書詩吁嗟之人祉福爾滋爰徵厥倫尠或似之

繆仲素真贊

於其容已見其天質之美於其言而知其讀書之功其守可尚足表其所嗜之淡其行可嘉足驗其所學之充是所謂粹然之善士可視為臞然之素翁耶

王立方小像贊有序

古之論人必以氣為主觀其氣可知其有為葢事無大小非氣不能決不能決則將柢梧變眩忒戾其所以為事此氣乃能有為也然所謂氣亦豈馮凌猾厲徒加於人者哉在於學之有素見之能明養之既充而決之能果焉耳今士君子之獨善其身而能利夫人者惟醫為然醫之善在乎能決然非莊然決之而已疾之來也逆焉從焉攻焉守焉決之各適其可乃克收治安之功不然尠弗致危者余友王立方氏性

度開朗才具通適學問修明而聞見滋遠夫以所負之才施無不可顧約而承家業之醫於疲癃閼札之被其利者葢廣宜乎致聲之籍籍也然其姿貌屼屼無委曲俯仰意態有類乎尚氣者其為氣也豈徒加於人哉所謂學之有素見之能明養之既充而資之以決者矣觀其像可見其為人況余知之者因為之

贊曰

屼然之貌足以勝其所負超然之懐斯以表其所悟儒

猗以醫綽有餘裕是誠得乎問學之功匪徒有於游揚之譽此余所以蘦於衷而不啻如其語也

半軒集卷一

半軒集卷二

明 王行 撰

銘 論 策題 書 文 引 雜著

古節堂銘 有序

父母之情之至者莫甚於欲其子孫之蕃且遠也措一慮焉必計之曰無傷於德以致吾子孫之累乎處一事焉必計之曰無倍於理以貽吾子孫之憂乎何也葢父母者子孫之所自出而子孫又父母之所以

托之者也太史公曰為十年之計者種之以木為百年之計者種之以德言似隘矣種以木豈特為畢身之謀種以德又烏止百年之計哉君子之澤之止於五世者特以言其繼之者不及原闕耳使繼之者得其人其澤又僅五世而已乎然種德固足以致其後之蕃且遠而後之人又烏能知前人種德之意哉茍不知其意而怠於自修則反以忝於先而負其托矣此古人所以有種木以寓其種德之意者也范魏公

嘗手植二松於庭後之子孫仰之曰是遺我以貞堅後凋之訓也於是有歲寒之堂焉更三百年猶不朽也五世云乎哉則其種木以寓其種德之意者為何如其能副前人付托之意者又何如耶古人則既然矣而學夫古者今復見焉袁君仲和其人也仲和居吴之練圻市植五檜於堂之前挺然羣立蓋以得夫范氏種松之旨也仲和歿子四人曰原理曰某咸好學自勵懼或怠其成業朝夕徘徊於五檜之側曰噫

吾先人之手澤也其操有如此乎遂以古節題其堂焉其有合夫歲寒之意哉於戲前人既師於古矣後人又師於古焉則袁氏子孫之蕃遠也茲非其始也夫茲非其始也夫金侯德儒既為堂之記而其又徵予言因為之銘銘曰

惟古人兮慮孔周培厥德兮貽孫謀儼手澤兮堂下紛雨露兮相樛維桑梓兮恭敬止矧遺訓兮繫在爾式穀兮似之以燕翼兮堂之基基有堂兮堂有題仰則瞻兮

俯以思閱歳年兮無圯凛氷霜兮弗移於戲噫嘻朝斯夕斯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庭翠軒銘有序

生意在天地間未嘗息而隱顯則各有時焉方其隱也為顯之本及其顯也實隱之發窮陰凝寒天地閉塞生意若息也春陽一舒萬彙敷暢生意則藹然矣觀生意者當觀於閉塞之時而閉塞之理又可於敷暢而得之周元公不去庭前草要存生意葢方究夫

陰陽動靜之際欲人即顯以識其隱也崑山周性初世業醫藥人多奇效疾咸歸之聲稱甚著予友豐涘余君士平以人徒美其聲之著而未知其學之功且性初之氏元公同也因用晦菴贊公之語題其軒曰庭翠蓋喻人即其聲而識其學也君既為之記性初又徵予文遂銘之曰

究觀生意隱顯一源夫亦何心大化自然然是言也以言夫天欲求生意敬集吾義勿正勿助曰養厥氣而謂

然者學之所至所至既爾我氣充而人或未至庶其教之譬之於醫已躬靡虧爰克診人孰病攸爲在天吾聽在已吾謹謹我之修實天之順若醫之良自治是師欲以已治治人不治顯乎隱乎罔非生意有扁在軒庭草交翠

豫軒銘 有序

句吳金公信氏其名曰莊交于予三年矣予每嘉其字之有意於自警也夫莊整齊嚴肅之謂也整齊嚴

肅而信焉則非所謂色莊者矣以是為字非有意於自警然乎且公信之為人守慎畏禮每會飲而歸必詢其從者曰向得無失禮於座人乎對曰無之乃始安息推是而往為善孰禦哉相與以來益亦日異而月不同矣予則欲因其源而利導之使以沛然也故題其燕休之所曰豫軒豫素定之義也素存乎敬則臨事而莊有不待言信固在其中矣噫其亦公信之志也與復為之銘曰

莊以持己敬為之基内外有殊信見乎施緊字與名互發其意扁豫於軒益表斯義厥惟自強有志竟成猗與韙與視我斯銘

耕讀齋銘

力服於田望乎有秋勤事於書繄道是求有書有田既耕以讀越若亂離世資自足君子謀道飢或忘之曷徼學矣奚徒飽為足易致荒安則生怠弗怠弗荒道焉斯在昭昭我銘在數十言咨爾學者齋居視旃

嘉樹軒銘

崇軒翼翼，冀東潯嘉樹繁蔚成髙林，前人培植根柢深，欲使後裔庥其陰，祝融典時爔爍金，清風汎涼濯裾襟，式坐以卧歌復吟，陳觴展冊舉可任，緊此大惠遺子衿，後裔要識前人心，我為斯銘比規箴，子孫永保其毋侵

沈學菴自志銘并序

學菴予友也，為人謙慎自將，與物無忤，勤於問學，手未嘗釋卷，尤思益人，纂修外科新錄本草發揮精華

十二經藥治療遡源廣切韻圖檢例增補廣韻七音字母及墨法集要調膳録等為書凡如干種或行世或傳家無不精實詳備人多資之洎晚年為慮滋遠故自誌其全歸之處余既讀而復嘉之用系以銘銘曰

有生者不諱死非以理之固然與亦修諸已以聽諸天耳雖云遲暮寧不足以樂餘年耶順以安之歸全而已此學菴所以自為之誌而余為銘焉者也迨夫手足啟

而歛為某月某日幽室閟其扃為某月某日則距其銘之時歳復幾遷矣於乎斯銘也誠君子之終事而為永久之傳也哉

貞節堂銘

貞節之堂曰疇居母賢子孝婁東隅温陵故鄉僑乃吳母也氏莊陳緊夫夫湛鉅淵子幼孤自稱未亡禮攸模厥志一定竟不殊風操凛凛氷霜如子孩以童詩復書撫循勉飭教養俱逮冠而壯立室家生産弗怠貲膚腴

絺好勿向常流趨來則罔非君子徒戶階屨盈賔席敷
室中經史書與圖琴瑟几頮尊罍觚坐談聖賢義理攄
執禮每下心恒虛士林翺翔致令譽惟學之嗜他無須
升堂喜壽懽運徂清温定省循朝晡旨甘毳滑靡所無
毋也樂只子色愉至斯謂非有成歟微母志堅能爾且
孰題兹扁匪誇諛為記厥事令鴻儒玉堂餘暇筆屢濡
辭宏義正為發舒洒知世道自隆汚民彝天理終弗渝
嗚呼於記其徵諸

三代異尚論

聖人之有所作為也不求以同於人亦不求以異於人適其宜而已矣其治天下也不出奇以自高不立名以自别順於時而已矣譬之人焉冬焉而必裘夏焉而必葛渴焉而必飲飢焉而必食人之常也茍或寒而人皆裘而我獨葛焉暑而人皆葛而我獨裘焉渴而人皆飲而我獨食焉飢而人皆食而我獨飲焉是則所謂出奇以自高立名以自别不欲以同於人而求以異於人矣

豈聖人之用心也哉漢之論三代者曰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嗚呼胡為而為是說也尚者有意專務於此而不屑於彼之謂也謂之有意專務於此而不屑於彼者豈足與言聖人之全體大用也哉忠也質也文也三代固有不同也而為尚之云者是不知三代之所以忠所以質所以文者矣胡為而妄為之說耶今夫木之生也始而甲焉坼焉而幹焉然後枝葉花實從之也葢方其甲坼也已具夫枝葉花實於中矣則枝葉花實者所以

發夫甲坼而幹者也謂甲坼也枝葉花實也為二物哉昔者包羲氏教民火食也而未及於粒食焉雖未及於粒食而粒食之理已具於中矣神農氏教民耒耜以粒食豈固欲異於伏羲也葢亦因時制宜觸類而長以發伏羲之所未發而已軒轅氏作車以載于陸而未及乎舟也未及于舟而舟之理已具于中矣夏后氏作舟楫而行于川葢以發軒轅之所未發者耳茍謂包羲軒轅專務于炮炙輪輿而不屑于耕稼舟楫謂神農夏后專

務於耕稼舟楫而不屑於炮炙輪輿者皆以衆人之心窺聖人者也故尚忠尚質尚文云者皆後世之人妄爲之說而非當時之言也何也夏后氏之興也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泛濫於中國民不得而寧穀不得而熟禹乃掘地導水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由是天下之民僅免爲魚鱉而爲之君者方且靜以息之惠以養之烏可輕有所變更作爲以煩動之哉當是時也雖欲不以渾朴治之不可得也然史之贊禹亦曰文命敷於四

海謂夏桀遺於文乎商之起也以七十里之小東征西怨南征北怨卒放桀于南巢以拯生民于塗炭天下之人去桀之暴歸湯之仁孜孜焉洗心拭目以仰望其德化於是乃告萬方作明君改正朔易服色當是時也雖欲不漸為形質制度以治之烏可得哉然觀其張綱之祝恒性之誥謂非商之忠可乎周之文也始於太王至於文王三分天下已有其二矣武王奉文考之命以伐紂救民周公承文武之德以輔君攝政于是申井田之

制厲六官之式修禮樂敦揖讓齊法度養之教之文物典章煥然大備而夫子以郁郁稱之當是時也天下之民歸周已久矣天下之安定也非一日矣而又三聖人之相繼監三代之損益雖欲不文其可得乎然夫子之稱之也非美其徒文而美其文質之得宜也謂周其無質乎由是而觀三代之治雖不同稱有不能不同者矣則其所以異者葢不得不為之異非固欲為之異也雖然則又有說焉凡天下之物有形者必有壞天下之事

有跡者必有弊堯舜禹之相傳為天下計也非有一毫容心于其間也而其弊也亂臣賊子以之而藉口則忠也質也文也焉得而無弊哉葢忠之弊也鄙野而無禮故流於愚則繼之者不得不以質救之質之弊也使氣而剛勁故至於叛則繼之者不得不以文救之而文之獘瑣屑而委靡致以不振能乎繼之者非禹湯文武周公不能也使繼之而有禹湯文武周公亦必有以繼之矣嗚呼三代之治之所以不同者為天下計非有所容

心于其間也無所容心于其間其弊猶若是使有所容心于其間則吾知夏不得而為夏商不得而為商周不得而為周矣

宋太祖論

為人君者用人以為臣此用臣之權在君理之順者也為人臣者立人以為君則立君之權在臣理之逆者也理之順者百世行之而無異理之逆者茍非叛亂不得已者不敢行焉然而有立君之權而君有不忘之者

何也葢其君以為彼之權既足以立我則亦足以廢我故即位之初未得國柄常惴惴焉卑詞下禮髙爵重禄以悦之而是臣之重權葢重居位浸久已得國柄而忌其偪已則孜孜焉深求其過為之詞以去其立君之權摧挫屈抑以消其偪已之勢甚有欲迸其生而殘之者豈是君固有忍于是臣也哉特以其權既如是不思有以釋之則其勢愈偪而已將受其制則有不可測者藏于其中此謂利害切身而不得不為之所者也漢文之

即位也禮絳侯甚恭而帝目送之其目送之無他忌之之心形于外也故其為相未幾而遽允其求罷之請再相未幾而遽遣之就國一聞疑似之言立下之獄而略無纖毫顧藉幸而絳侯敦厚木強不足以致人之深忌故得保其要領不然雖有太后之言吾知其不能免矣漢宣之繼大統也霍光每朝必斂容禮下之驂乘之時若負芒刺無他畏之也畏之則忌之加甚矣幸而霍光小心謹慎足以緩其君之見忌之心故能僅以身免然

至於子孫則遂殘滅之矣夫孝文仁主也孝宣賢君也豈好于寘此二臣也哉亦迫於勢之然耳矧文宣之立也以同姓至親有當立之理周霍之立之也為社稷計無貪功之心而君臣之間猶且如是則夫叛亂之臣背所當事之君扶立異姓攘其君之位而與之以覬非望者其能無間然耶且其所立之君自知非已當得而得之必內多計慮內多計慮則所謂忌其勢之偪已而思有以釋其權者滋又甚矣若太祖是也太祖之得天下

也非有同姓之親當立之理與夫朝廷之大臣皆委心而歸向者也特王審琦等數人仗其兵威逐其君而納之耳則審琦等之功之大何以加哉而數人者又皆桀驁貪狠而非敦厚小心者也夫功大者望報必深而貪很者其欲難厭彼髙擁立君之權以責無涯之報則為其所立者又將何以待之又安能不生忌之之心而思有以釋其權也哉此太祖所以不能髙枕而安卧也然而太祖豁達大度不欲用其權術而乃發其至誠披其

肝膽諭之以安危曉之以禍福而數人者亦皆豁然開悟慨然自解其權君臣交歡共享其樂後之人人皆知太祖為得處之之道非文宣之所及而不知其亦有以也葢太祖之英雄神武素有以伏此數人而數人亦自知己之材智非太祖之敵是以帖然聽其頤指故能君臣之間兩全其義不然雖有善處者吾知其必不足於相殘矣或曰太祖之諭數人以田宅貨財玆說類夫語販夫賈豎之言非所以待豪傑奇偉之士也而數人之

聽之亦太祖之幸焉耳嗚乎彼數人者誠何異於販夫賈豎其志實不出貨財田宅之間而已尚何豪傑奇偉之可疑乎若夫豪傑奇偉之士則固盡忠於君以保其國而忍為茲叛亂以為富貴之資也哉

太祖論下

處天下至尊之位者當存天下至公之心存至公之心則君子小人之至於前者莫能遁其情而匿其迹君子小人既辨則天下無不可為之事是以明君賢主所以

生則致雍熙之治死則遺子孫以安者也漢高帝之計身後也曰蕭相國死曹參代之曹參死王陵代之陵少戇陳平多智可以助陵而平不可以獨任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後皆如其言無不驗蓋高帝于時以至公之心觀此數人數人之情莫得而隱故能逆料事幾既明且晢如此也唐太宗謂朝之羣臣可託幼孤無如李勣故使高宗以僕射任之與其盡忠輔治然武氏為后盡殺唐宗室幾滅唐祚皆勣之為之也夫勣起

於羣盜雖有將材而非臨大節不可奪者以太宗之賢
亦難知之也惟勳累立戰功方加寵遇以私愛蔽其至
公之心是以昧於顧託以取害於當時貽譏於後世也
惟太祖也亦然太祖之信任趙普謂普吾社稷臣也所
謂社稷之臣者為國忘身侃然君子不以事君為容悅
以安社稷為悅者也而普則庇姦營私徇情背義至使
其君授受不明曖昧以死陵土未乾嗣子見殺社稷之
臣固若是耶夫普之偏刻貪忌無君子之節太祖非不

知也特以其輔翼有功溺於私愛是以累知人之明遺子孫之患不能無愧於漢高也嗚乎彼之存至公則利隨此之溺於私則害至公私之間利害如是人君世主可不慎哉余又歎夫太祖以聰明英武之姿開造基業而其所為乃有類唐之代宗者亦可怪也夫君之於臣所謂辨其君子小人者最為急也其臣誠君子也與之可無間矣誠小人也固非所當用然不幸其有功於國無可去之理則不可不思所以待之之道焉蓋小人之

有功必恃恃則驕驕則恣既驕且恣𠦑有不為亂者所謂待之之道亦有以制其驕恣之心使之無至於亂而已矣昔漢孫程等援立順帝可謂大有功矣然程等皆奄官小人特利以自恃順帝知此是以就其爭功即加震怒削官徙封遣之就國恝無矜念其恝無矜念者豈其少恩哉亦所以制其驕恣之心也夫順帝漢中才之主惟能一時不溺於私而其所為便同英武自今觀之猶偉然可嘉也代宗乃不然元載粗鄙小人初無勲德

自以去魚朝恩有功驕矜自恣代宗知其然不思有以制其驕恣之心更俯從其非理之請至載罪惡著盈勢不容已又不能明討而誅之乃藏蹤遠小臣於其省之中立黨人排以謀去載類夫小人之相排陷者豈帝王明白正大之所為哉此所以為代宗之庸愚也太祖之有天下也趙普固嘗立功矣然普以小人之量恃其舊勲多為縱横則不可不制也當其奪人田宅臺臣言之太祖非權不能制其驕恣之心反辱臺臣以張其氣及

其畧無顧憚心不能堪下制罷之可也迺夜召竇儀誘之計普陰非儀不肯然後籌於盧多遜遜因得行其久蓄之姦計于是而為之謀以黜普矣普之罷未至類於元載也而太祖去普之迹甚類于代宗之去載且以代宗之庸愚固無足怪太祖聰明英武而亦為是之為何也葢太祖之初得位方德普功縱其所為一切不問此太祖以私愛蔽其至公於待普之始故不暇為君臣之間杜漸防微久遠之慮也及德普之心漸衰追思前日

縱普之所為無非可悔恨者普又不知自戢且復恣横是以蓄憤積怒思以深刻治之遂入姦臣之計此太祖以私恩掩其至公于待普之終故不暇審黜罰之重輕顧帝王之大體也然則太祖之於普始終愛惡一任其私是故逼於庸愚而不復自知矣嗚乎順帝惟一時不溺於私雖云中才所為便同於英武太祖惟不能存其至公雖以聰明英武所為無異於庸愚公私之差得失如是人君世主可不慎哉可不慎哉

郡庠公試策題

問左史紀言右史紀事古史之體也然紀言者紀其言辭號令紀事者紀其動止事為則為職也豈常人所能任哉必也明足以窮萬物之理才足以適天下之用知足以通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能著善惡之迹明得失之故使後之人得以信之耳不然則善者不幸而不章惡者或幸而得隱不足以為史矣史職之難有如是乎粤自左右史廢後之紀述者以言與事合

而為一左右史之體始混左傳傳春秋者名非史也其體則右史混於左史焉國語紀列國之語名非史也其體則左史混於右史焉左氏以下其體雖混而未至於大亂也及司馬遷為史記創為帝紀世家列傳書表志而左右史之體始大亂然自遷而後代之為史者皆宗之豈遷之史乃賢於古之史乎豈遷果能任為史之職如向之云云者乎不然何其累世而不知改也蘇轍作古史以謫遷之非是已然有古之名而未能復古之體

何也荀悅漢紀以紀名而多論司馬光為通鑑編年祖左傳而論事似荀悅其亦不足於遷乎古人有言欲求右史之體考之書欲求左史之體考之春秋朱子之通鑑綱目學春秋者也其果左右史之體乎為史之體合古今而折衷之其果宜于分而二乎宜于合而一乎諸君日於經學之餘從事于史必能深著其說請攄所藴誠相與講焉

與王常宗書

行頓首常宗有道足下别兹屢日殊積懷思才有所羈使弗得朝夕相見亦可歎也比體中何如寒燠不齊正宜寛廣自釋以加調護毋徒鬱鬱為也士大夫生逢亂離已為不幸困處圍城之中是重不幸也况足下倉卒非意誤觸於兹非不幸之尤者乎以僕之家居安處仰可以承父母之顔色俯可以接妻子之笑言猶或怳然動思則惕懼悚驚如狂如失迺知足下離膝下之歡絶室家之愛煢煢孤影客館蕭然不能不戚怨憂悲而忘

鄉井之念也雖然此人情之所同而於道則有異焉道非固以矯情而逆性亦顧其重焉者耳今夫為人之子則當保父母之遺體以紹祖宗之緒其事則常其責至重足下素所講而知之況足下之所負又不止於如是也太夫人在堂無他兄弟奉養承先府君付託之重而志有所未伸士君子之所為須循合禮度則足下之責不其尤重已乎既重其責其身烏可不自重也古人論調養之道云心閑則外患不入然則心不閑外患且入

矧憂戚耶醫家謂憂甚則傷心心身之主也主既傷百骸四體其得泰然乎茍不能寛廣自釋有若萬分之一食飲不甘起止不適吾恐其憂將有甚於膝下之遺鄉井之遠也徒為無益之戚貽患於躬常人猶不可況所負尤重于常人者哉且以先府君積德後必大今足下之才之學足以徼之雖毋子暫隅既不忘孝養之忱則天與善人必自有處烏可不自愛以靜竢之乎若云困厄浸久不得不憂則一城之中詎獨足下事已無奈何

當一委諸命焉足下講道素明必計之尤熟又何說之待僕僕之說是謂薦巧于工垂獻聰于師曠多見其不知量然其忠則或可采也足下無亦取其忠而垂聽乎洗硯堂記一二日繕寫奉上餘非面莫究

謝雨文

噫吳之農亦曰勞思山而耕岨（音苴山戴石也）而墾脂濡膏瀝僅免于飢蓋十日不雨則無穫矧欝陰久閟而驕陽扇威使稌之方者弗得興黍之褎者弗得滋所以冲冲怲

㫄于神而有祈信感焉而遂通兹答我而不遺甫潔圭之是進巳隮雲而四垂倏雷而轟忽電而馳風蕩漂而橫厲澍溴汗以旁施惟涸載盈惟磽斯肥茁秀于槁發榮於萎緊無需而不沛實有年之可期既豐于公亦覃其私卮有旨釀鱸有新炊以嘔厥衆以餉其師寧力之致皆神之豋可悃愊之弗伸而報謝之不時爰濯罍於行潦仍擷藻於清漪庸三奠以見誠式九頓而陳詞瞻靈焱於寶鑾庶明神之在兹

畫前詩引

聞之鏡中覩影得數十里於咫尺之間畫裏看山見千萬重於縑素之末非盈非縮何慮何思大而小之歛萬於一以小觀大一本萬枝曰解於斯心目無礙春雲島嶼飄飄藻麗之章秋水江天蕩蕩空明之景緑隂清畫白雪晴朝席上煙霞尊前林壑撫編如寂開卷粲然時則有若逸韻騷人醉鄉詩客風軒月榭雨夕燈宵各持所長墨芳牋瑩喚中山之毛頴召弘農之陶泓同會文

場相與從事交云得雋在適所宜古云醉花宜晝醉雪宜夜醉樓宜暑醉水宜秋引而伸之能事畢矣文規隱侯之裔英妙之年愛客好文解賞欣詠牙籤盦架縹帙盈牀按抑揚擊盞而歌皆交游刻燭之賦奇珍異品已自成百福之香匳操簡舉觴要我發四時之春色攄詞忘陋領意攸陳

寄勝題引

詩本有聲之畫發縹續於清音畫乃無聲之詩粲文華

於妙楮一舉兩得在乎此焉言夫畫也極山水草木禽魚動植之姿言夫詩也盡月露風雲人物性情之理春生秋實一揮灑而已成地下天高在詠歌而咸備以運其不見不聞之思遂成其可喜可愛之觀所謂言語精英胸懷邱壑者矣文椎生學喻喜畫悅性怡情或以有聲引其無聲或以堪題麗於堪寫如大如小且方且圓萃為一編名曰寄勝明窓淨几緗縹瑤籤裊芳匳雲篆之香啜素盌雪花之茗時展而玩以樂遠賓之心載賦

以歌庸適燕閒之興優游弄翰談笑題辭

怡情藝苑題引

穠華粹色麗矣必松筠間之則麗而清幽泉古石臞矣必彩翠冪之則臞而潤譬相人之術焉豐而無餘骨臞而無餘肉斯足以入相矣此怡情藝苑所以富潤而清修也若夫當青妙之年處紛華之域乃能好文欣藝耽賞愛吟則是碧雲池館不徒美於春芳紅樹崗巒擬必成其秋實者矣以立得楓江之秀有萊子之歡以奉旨

甘之餘不孤遊適之興佳時勝地攄抱開襟雅韻古音手談口奕十日水而五日石鴻戲海而鵠游天欲探象外之幽奇或吐胸中之豪爽非夫好者孰致斯哉是以明窗淨几縹帙華籤時一展之情可怡矣雖然和而節也在乎好禮之家麗以則焉乃見詩人之賦

致聲

吳今以醫鳴而宏其聲者曰韓公茂氏實宋魏國忠獻王十一世孫也吳為東南一都會挾藝術以游揚茲郡

者不少而醫其尤也然數醫指必首屈于公茂夫以都會之地醫復多於他藝術而數醫必先于公茂公茂之為醫可知已公茂年未至耋老也耋老者之聲多後之夫年未耋老而耋老者之聲不先於公茂公茂之為醫可知已予始疑公茂之致其聲之若是何以也洎熟之乃知其固有以而無足異也嘗見夫疾者之來求之也不視其所以求之之豐嗇也視其疾之亟否也否亟也非徒豐而且勢焉亦弗之先也苟亟也非徒嗇而且窶

焉必弗之後也疾有弗治治必盡其情也藥有弗用用必底其良也此其疾之走之而聲之歸之也予謂其固有以而無足異也非耶高陽許瀾伯予交也嬰疾之日加劇予告諸公茂公茂為趣來診之咍曰是其幾不受藥矣然可治什一不可治什九吾盡吾情為耳已而疾屢變隨變輙應之瀾伯竟得起噫公茂之急於義也素知之不因瀾伯始知之也然因瀾伯則固益知之矣瀾伯德公茂之深而謂幣不足以將其誠言不能以究其

意故徵余文以發之雖然不徵余文余得已於言哉余得已於言哉公茂也乃今而後益致其聲之宏矣作致聲

報施

有施必有報而報必視其所施皆天理然也嘗聞之積德者後必大余謂不然非所以報積德也苟大者不知大之所自則必無所施無所施其報也亦竭矣故曰非所以報積德也然則奈何曰積德者後必賢苟賢矣必

能知所自知所自必能有所施有所施則其報無窮矣鄉先正有曰自祖宗來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可不知所自乎又嘗曰不為相必為醫葢存心於活人也非賢而有所施者乎故其子孫至於今而不替鄉友王為善以醫名門三世矣其祖德齋翁嘗掌宛陵醫政一時名人鉅卿皆所尊禮而寒門賤家有所請求應之如恐後冥冥之積固有在哉已而彥禮父繼以其道鳴浙河之西聞望益盛余嘗獲親之平和慈愛無滯於中視人

呻吟如已疾痛其為陰德槩可知矣彥禮父歿為善事兄立方如事父師立方教為善如教弟子兄弟之間有怡怡之和悦有翼翼之嚴敬故其學業日益精活人日益多聲望日益著且重而為善猶以為未足彌加淬厲嘗見金華朱丹溪先生著醫家書數十卷行世而傳後誠有以發前人未發之蘊使欝者達閉者開而疑者釋葢大有功於醫矣且立言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知其由儒而入也曰儒其不可以學乎苟有得於儒吾醫其

益暢矣於是復取經史衆說而兼讀之玩味討論懇懇無倦余每與之談觀其言之所向志之所趨將不至丹溪不已也於戲誠不至丹溪而不已積德生賢余言又可徵矣夫丹溪儒而有得於醫而為善醫以兼事乎儒雖先後不同所至宜無不一也且今為善之年校丹溪事醫之年又先數歲有志竟成寧不可至也哉茲喜余之言有徵又嘉為善之志可尚故書以贈之

立志

居可逸之地而不自逸有善治之聲而益自治此其人之志可嘉矣蓋古之人恒自審其已者顧吾能盡吾之所當為否也又烏知所謂可逸之地善治之聲也哉然可逸之地善治之聲未有人不樂之者也今乃有之而不顧焉是非立志以古人自期者曷能爾耶長洲張生文源年甫弱冠動止如老成人厥甫怡雲處士愛之惟義方是教其外舅沈翁伯凝又與予交累代嘗遣之學於予予觀文源承奕世綺紈之饒無所為而不遂其意

可謂居可逸之地而乃益自勗勵講習彌篤至為詩詞或設一言措一語意不自足則竟夕忘寐其不自逸為何如持身甚嚴行髙而氣和恂恂焉不宫禍之寛博人皆曰恭儉恭儉可謂有善治之聲矣而乃内外交謹凡體於身之禮一無少忤則其益自治者又何如耶夫學莫先於立志有其志則能成其功譬諸射焉志既正體既直良我弧善我矢必抵於正鵠斯可期於中不中將不已焉今文源之志以古人自期則必道益加修學益

加進不至於古人不已傳曰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孔子嘗論志不可奪文源立志宏遠而無所揺奪誠不至古人不已也可嘉哉作立志

半軒集卷二

謹案卷一第二頁前八行笑彼汨夫埃壒兮原本壒訛𬇙今改　第二十六頁後八行納萬象於黍銖原本銖訛珠今改　第二十九頁後六行當飲一酒主人奉見原本引訛飲今改